

足本

曾文正公全集

● 编纂 清·李翰章
● 校勘 清·李鸿章

第八部

□ 求阙斋日记类抄

□ 家书

□ 家训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青年毛泽东独服曾国藩

校注 宁波 等







足本

曾文正公全集

清·李翰章/编纂

清·李鸿章/校勘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第八部

求阙斋日记类抄

(四八六—四九九六)

家书(四九九七—五五一一)

家训(五五一二—五五八八)



求阙斋日记类钞

序

右钞录曾文正公日记，略分十类；夫修己治人道之大纲也。修己者知行并进，治世者文武兼资。故首问学，次省克，继之以治道军谋。至於伦理者，通乎内圣外王，而大本大经之所在，故上卷以是终焉。“德成而上，艺成而下，”古有明训矣。文艺虽若学之末务，而昔贤以为载道之器。援古证今，徵文考献，有心者毋敢忽焉！故以鉴赏，品藻，次於文艺之后。至若颐养以全形，游览以扩见；亦恒视人之所志所业，以为重轻。安可概目为馀事与？此编次之微意也。先贤有言：“日知其所亡，且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！”古之大有为者，其平居之课身心也至密，其求寡过也，必夙夜匪懈，而后日起有功。今湘乡曾文正公，薄海戴其忠勋；弈世宗其德望。其被诸竹素，铭诸钟鼎兴旗常者，既已为人所共见共闻矣！而一读其所为日记则条综於日用行习之间，检摄於幽独密微之地；诚所云“言有教而劝有法，瞬有存而息有养”者与！故能削平寇难，光辅中兴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，播威名於瀛海之表。存膺圣朝之懋赏，没极人世之哀荣可不谓天挺人豪，古今罕觐*者乎？公供职京朝十有四，年其日记曰“茶馀偶谈，”曰“过隙影”等篇，半就散佚。其曰“绵绵穆穆之室日记”，每日以八事自课，亦廑有存者。咸丰初载，由衡州治军，束征克武汉，战彭湖，人守章门。凡此数年随笔记注，均缺失无从检寻。唯自戊午以后，迄於同治壬申二月易簣**之日，所

* 觐（gòu 购），遇见。

** 易簣，人病重将死为“易簣”。

自书日记无一朝一夕之间，无一点一画之苟。则传家之墨宝，希世之奇珍已！宋时洛闽数大儒讲学皆有语录，盖及门诸子闻其师之绪论，因时编葺，或不免杂以己意，而稍失其真。此编所钞，谬托于朱子语类之义，而一句一字悉出于公之自记，不敢于中有所增损。世有达者。其将不以僭窃罪我邪！——光绪丙子八月即望，后学湘潭王启原识。



求阙斋日记类钞

(湘乡曾国藩随笔 湘潭王启原校编)

卷 上

问 学

夜深思将古来政事人物，分类随手钞记，实为有益，尚未有条绪。

辛丑正月

学问之事，以日知月无亡为吃紧语。文章之事，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。

辛丑二月

读书之志，须以困勉之功，志大人之学。

辛丑闰三月

至镜海*先生处，问检身之要，读书之法。先生言：“当以朱子全书为宗。”时，余新买此书，问及，因道：“此书最宜熟读，即以为课程，身体力行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。”又言：“治经宜专一经。一经果能通，则诸经可旁及。若遽求兼精，则万不能通一经。”先生自言：“生平最喜读易。”又言：“为学只有三门：曰‘义理；’曰‘考核；’曰‘文章’。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精，管窥而蠡测**。文章之事，非精于义理者不能。至经济之学，即在义理内。”又问：“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？”答曰：“经济不外看史，古人已然之迹，法戒昭然，历

* 曾国藩治学首先从攻读《朱子全集》开始。镜海，即郭镜海，曾国藩同乡，道光时的太常寺卿。

** 蠡测 (lǐ cè)，以瓠瓢测海水之量，比喻见识短浅，看不见事物的全貌。

代典章不外乎此!”又言:“近时河南倭艮峰(仁)前辈,用功最笃实。每日自朝至寝,一言一动作,饮食,皆有割记。或心有私欲不克;外有不及检,皆记出。先生尝教之曰:“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,便是闲邪存诚”又言:“检摄于外,只有‘整齐严肃’四字;持守于内,只有‘主一无适’四字。”又言:“诗文词曲,皆可不必用功;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,彼小技亦非所难。”又言:“第一要戒欺,万不可掩著。”云云听之昭然若发矇也。

辛丑七月

倭艮峰前辈先生言:“研究工夫最要紧。颜子之有不善,未尝不知是研几也。周子曰:‘几善恶。’中庸曰:‘潜虽伏矣,亦孔之昭。’刘念台先生曰:‘卜动念以知几。’皆谓此也!失此不察,则心放而难收骄”又曰:“人心善恶之几,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。”

壬寅正月

静坐思,心正气顺。必须到“天地位,万物育”田地方好。

壬寅正月

默坐思,此心须常有满腔生意。杂念憧憧,将何以极力扫却?勉之!

壬寅正月

吴竹如言:“敬字最好!”予谓须添一“和”字,则所谓敬者,方不是勉强把持,即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之意。

壬寅正月

诵养气章,似有所会,愿终身私淑孟子。虽造次颠沛,皆有孟夫子在前,须臾不离。或到死之日,可以仰希万一。

壬寅正月

心得语,一经说破,胸中便无馀味,所谓德之弃也。况无心得而有掠影之谈乎?

壬寅正月

易大壮卦。彖,大象,正与养气章通。

静字全无工夫,欲心之凝定得乎?

壬寅正月

晋卦：“罔孚裕，无咎。”裕，难矣！中庸明善诚身一节，其所谓裕者乎！

壬寅正月

精神要常令有馀，于事则气充而心不散漫。

壬寅正月

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，一日姑待，后来补救则难矣！况进德修业之事乎？海秋言：“人处德我者，不足观心术。处相怨者，而能平情，必君子也。”

壬寅正月

读书穷理，不辨得极虚之心，则先自窒矣。

壬寅正月

咸恒损益四卦，可合之得虚心实心之法。

壬寅正月

不能主一之咎，由于习之不熟，由于志之不立；而实由于知之不真。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，便如食乌啄之杀人，则必主一矣。不能主一，无择无守，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，亦只算游思杂念，心无统摄故也。

壬寅正月

巽乎水而上水，颇悟养生家之说。

壬寅

艮峰前辈言：“无间最难，圣人之纯亦不已。颜子之三月不违，此不易学。即日月之至，亦非诸贤不能。至字煞宣体会，我辈但宜继续继续，求其时习而说。”

壬寅

存心则缉熙光明，如日之升；修容则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镇内外交养，敬义来持何患无上达？

壬寅十一月

至岱云处，看渠日课。岱云近日志日坚而识日卓越，阅之喜极无言！平日好善之心，颇有若己有之之诚。而前日读筠仙诗，本日观岱云日课，尤中心好之也！

壬寅十一月

树堂来*与言养心养体之法。渠言：“舍静坐更无下手处！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”因教我焚香静坐之法。所言皆阅历语，静中真味，煞能领取！又言：“心与气总拆不开！心微浮，则气浮矣！气散，则心亦散矣。”此即孟子所谓“志壹则动气，气壹则动志”也。

壬寅十月

神明则如日之升，身体则如鼎之镇；此二语可守者也。惟心到静极时，所谓未发之中，寂然不动之体。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。意者只是闭藏之极，逗出一点生意来。如冬至一阳初动，时乎，贞之固也，乃所以为元也。蛰之坏也，乃所以为启也。谷之坚实也，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。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，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。此中无满腔生意，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，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。然则静极生阳，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。息息静极，仁心之不息，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！颜子三月不违，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！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人定，冥然罔觉之旨。其必验之此心，有所谓一阳初动，万物资始者，庶可谓之静极。可谓之未发之中，寂然不动之体也。不然，深闭固拒，心如死灰，自以为静，而生理或几乎息矣！况乎其并不能静也，有或扰之不但憧憧往来乎！深观道体，盖阴先于阳，信矣！然非实由体验得来，终掠影之谈也。

壬寅十一月

人必中虚不著一物，而后能真实无妄。盖实者，不欺之谓也。人之所以欺人者，必心中别著一物，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，而后造伪言以欺人。若心中了不著私物，又何必欺人哉？其所以自欺者，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。所知在好德。而所私在好色。不能去好色之私，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。是故诚者，不欺者也；不欺者，心无私著也；无私著者，至虚者也。是故天下之至诚，天下之至虚者也。当读书则读书，心无著于见客也；当见客则见客，心无著于读书也。一

* 曾国藩从1842年起把读书与修身养性结合起来，把心术、学术、治术联系在一起。

有者，则私也。灵明无著，物来顺应，未来不迎；当时不杂，既过不恋；是之谓虚而已矣，是之谓诚而已矣！以此读无妄咸中孚三卦，盖擗格者鲜矣。

壬寅十一月

凡作文诗，有情极真挚，不得不一倾吐之时。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，左右逢原。其所言之理，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。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，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；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！若平日酝酿不深，则虽有真情欲吐，而理不足以达之，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。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，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。至于雕饰字句，则巧言取悦，作伪日拙，所谓修辞立诚者，荡然失其本旨矣！以后真情微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，如取如携，倾而出之可也。不然，而须临时取办。则不如不作，作则必巧伪媚人矣。

壬寅十一月

在何宅听唱昆腔，我心甚静且和。因思古乐陶情淑性，其人人之深当何如？礼乐不兴小学不明，天下所以少成材也。

壬寅十一月

竹如教我曰：“耐予尝言：‘竹如贞足干事，予所阙者贞耳。’竹如以一‘耐’字教，我盖欲我镇躁以归于，静以渐几于能贞也。此一字足以医心病矣！”

癸卯正月

写字时心稍定，便觉安恬些。可知平日不能耐，不能静，所以致病也。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，以后即以此养心。

癸卯下月

万事付之空寂，此心转觉安定。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，何尝能稍自立志哉！

癸卯二月

记云君子庄敬日强。我日日安肆，日日衰尔，欲其强得乎！譬

诸草木，志之不立，本则揆*矣。是知千言万语，莫先于立志也。

癸卯二月

唐先生言：“国朝诸大儒，推张杨围陆稼书两先生最为正大笃实，虽汤文正犹或少逊，李厚庵方望溪文章究优于德行。”

癸卯二月

夜读杨园先生集，中有数条，破我伎求之私，如当头棒喝。

癸卯二月

读杨园近古录，真能使鄙夫宽，薄夫敦。

癸卯二月

因作字，思用功所以无恒者，皆助长之念害之也。本日因闻竹如言，知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；须是刚猛，用血战功夫，断不可弱；二者不易之理也。时时谨记朱子语类“鸡伏卵”及“猛火煮”二条，刻刻莫忘。

凡读书，有为人为己之分。为人者，从有心得，亦己的然日也。予于杜诗不无一隙之见。而批点之时，自省良有为人之念，虽欲蕴蓄而有味得乎！

癸卯二月

竹如言：“交情有天有人。”凡事皆然！然人定亦可胜天，不可以适然者，委之于数；如知人之哲，友朋之投契，君臣之遇合，本有定分，然亦可以积诚而教之。故曰命也，有性焉！君子不谓命也。

癸卯二月

镜丈**言：“读书有心得，不必轻言著述。”注经者依经求义，不敢支蔓，说经者，置身经外，与经相附丽，不背可也；不必说此句即解此句也。

癸卯二月

今早友人见示一文稿，读之使人忠义之气勃然而生，鄙私之萌斩焉而灭。甚矣！人之不可无良友也！

* 揆（kuí 魁），①推测揣度，②道理。

** 镜丈，即郭镜海。郭在京师学中各望颇高、曾国藩曾投师门下。

癸卯三月

自戒惧而约之，以至于至静之中，无少偏倚。而其守不失，则极其中而天地位，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。自谨独而精之，以至于应物之处，无少差谬，而无适不然，则极其和而万物育。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。由静之动，有神主之；由动之静，有鬼司之。终始往来，一敬贯之。

辛亥七月

庄子曰：“美成在久。骤而见信于人者，其相信必不固；骤而得名于时者，其为名必过情。”君子无赫赫之称，无骤著之美；犹四时之运，渐成岁功，使人不觉；则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矣。

辛亥七月

有盖宽饶诸葛丰之劲节，必兼有山巨源谢安石之雅量。于是乎言足以兴，默足以容。否则峣峣易缺，适足以取祸也。雅量虽由于性生，然亦恃学力以养之。惟以圣贤律己！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”则度量阔深矣。

辛亥七月

知己之过失，即自为承认之地，改去毫无吝惜之心；此最难事！豪杰之所以为豪杰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；便是此等处，磊落过人。能透过此一关，寸心便异常安乐；省得多少胶葛，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。

辛亥七月

有义理之学，有词章之学，有经济之学，有考据之学。义理之学，即宋史所谓道学也；在孔门为德行之科。词章之学，在孔门为言语之科，经济之学，在孔门为政事之科。考据之学，即今世所谓汉学也，在孔门为文学之科。此四者，阙一不可。予于四者略涉津涯，天质鲁钝，万不能造其奥窔*矣。情取其尤要者，而日日从事，庶以渐磨之久，而渐有所开。义理之学，吾之从事者二书焉！曰四

* 窔 (yào 耀)，深底。